

汉译经典

ADVENTURES OF IDEAS

观念的冒险

(修订版)

〔英国〕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著 周邦宪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英国〕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著
周邦宪 译

观念的冒险

(修订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念的冒险 / (英) 怀特海 (Whitehead, A.N.) 著; 周邦宪译.
—修订本.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 Adventures of ideas

ISBN 978-7-5447-4981-7

I. ①观… II. ①怀… ②周… III. ①哲学理论—英国—现代
IV. ①B56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5871号

书 名 观念的冒险
作 者 [英国]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译 者 周邦宪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244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81-7
定 价 57.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修订译本序

《观念的冒险》一书的中译本出版已 11 年了。这十来年中，译者又译了怀特海的著作数种，结识了学界研究过程哲学的一些师友，自觉对怀特海的哲学有了更深的认识。此次再版，我静下心来对全书作了全面的改译，纠正了不少粗疏不当之处。译文的质量，自信较前稍有改进。

曾有人提出，《观念的冒险》实应译为《观念的历险》。其实，到底该译为“冒险”、“历险”或“探险”，译者是经过了一番考量的。“历险”是被动的，天下万事万物可以说无时无刻不是在历险。“探险”是主动的，预知有“险”，心存准备，“探”出究竟。而“冒险”则意味着在多种选择中做出决定，并承受后果。作者在《前言》中说，他要构建一个思辨的观念体系来解释历史的进程，这无异于一场“冒险”。因为他的解释有可能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进程，所以他自谦地说他是在“冒险”。另外，某些观念在人类通往文明的进程中会造成或好或坏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是无法预料的，“这便是人类历史中观念的冒险”（《前言》）。“要静止地维持完善是不可能的”（P. 274），所以冒险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应该小心翼翼地对待又一个时代的微弱的不协和曙光”；另一方面，“数代高尚的人所祈求并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辉煌时刻”很可能“正标志着由福向祸的转捩点”^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译者将本书的标题译为《观念的冒险》。

4

^① 《过程与实在》，P. 339。

在修改译文的过程中，美国过程哲学家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
为我解决了不少的疑难；

美国过程哲学研究中心王治河博士曾对一些术语的翻译提出过宝
贵的意见；

本书初版曾由陈维政先生校对；

美国高点大学邓鹏教授及四川大学哲学系成先聪教授曾设法为我
解决书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问题；

对于这些师友，译者谨此表示诚挚谢意！

周邦宪

2011年11月29日于成都

中译者序

怀特海无疑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影响在他生前就超出了哲学的领域，广泛地波及科学界，引起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大科学家的关注。如今，这位过程哲学大师的学说早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其影响更是波及生态学、管理学、宗教学等多种领域。

1861 年 2 月 15 日，怀特海出生在英国一个学术及宗教气氛都特别浓厚的家庭。他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他从小身体孱弱，成为家庭关爱的重点。幼年的他一直在家从父亲读书，10 岁习拉丁文，12 岁习希腊文，直至 1876 年 15 岁时才离家到舍本恩中学(Sherborne)就读。他的两位哥哥，查尔斯和亨利也曾就读于该校。查尔斯毕业于 1872 年，后获奖学金考入剑桥，亨利后考入牛津三一学院。同他两位兄长一样，怀特海在舍本恩中学功课出众，尤其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不凡的才华。1879 年 4 月，此时离他中学毕业尚有一年，怀特海到剑桥大学参加了三一学院举行的奖学金入学考试，获得成功。怀特海于 1880 年 10 月入剑桥，从此在剑桥居留凡三十年。大学读书期间他所结交的三位朋友对他日后的工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威廉·里奇·希思黎(William Ritchie Sorley)在哲学上影响了他；达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作为生物学家影响了他；而亨利·海德(Henry Head)则对怀氏日后的巨著《过程与实在》给予了一定的启迪。

怀氏在剑桥任教期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他与罗素合写《数学原理》一书了。

1900 年 7 月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哲学家大会，紧接着又举行

了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该次哲学家大会上罗素宣读了论文《秩序及其在时空中的绝对位置》，怀特海夫人宣读了论文《妇女教育》。怀氏在两次会上都未宣读论文，但他却是数学家大会五位书记之一。在该次数学家大会上怀特海和罗素有幸聆听了意大利数学家、逻辑学家皮亚诺（Giuseppe Peano）的符号逻辑学。皮亚诺只长怀特海三岁，当时却已是名满天下。此前，怀特海写作他的《泛代数论》一书时已参考过皮亚诺的相关著作，对他怀有相当的敬意。这次数学家大会上，皮亚诺的符号逻辑学更是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同年8月回到英国后，罗素以他惯有的神速掌握了皮亚诺的逻辑理论，这使他开始了数理哲学研究。他后来在自传中称，他在皮亚诺的符号逻辑体系中发现了“我多年来寻求的那种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此后他与他的老师怀特海合作，耗时十年，写成了三卷《数学原理》。

1910年怀特海离开剑桥到了伦敦。其直接原因是他的一位同事Forsyth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其根本原因却是，怀氏厌倦了剑桥年复一年的单调教学工作。正如他1912年写给伦敦大学学院院长的信中所说：“我在剑桥过着刻板的生活……”“迁居伦敦，生活更丰富，可保持我工作所需的新鲜性。”当时的剑桥极为保守，它甚至拒绝授予女生学位。在那样保守的环境中，怀特海也断难伸张其哲学创见。

伦敦大学学院是由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ell）及一群思想激进的青年学者创办的，旨在打破当时沉闷保守的空气。当时英国的著名大学诸如牛津、剑桥都深受教会控制，师生均必须首先宣称自己信仰英国国教方可获得任教、就读的资格。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立就是要冲破这样的樊篱。它于1828年10月成立，成为英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它不限制师生的宗教信仰，传授科学及现代人文知识，不讲授神学，被保守人士讥为“Gower街那个不信神的机构”。

仅一年后圣公会即在伦敦成立国王学院，与大学学院抗衡。1836

年两校合并为一个联合学术机构，称“伦敦大学”。1907年国会颁布法案，规定大学学院不再作为独立的机构，而成为伦敦大学的一个下属机构，其名称颇为怪异：“伦敦大学大学学院”。

迟至1911年7月怀特海才接受大学学院教职，任实用数学及力学讲师，工资奇低。在他空闲的那一年，他写成了一本小书《数学导论》。在该书中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了他在剑桥酝酿已久的数学思想。科学史家 George Sarton 称该书“讲的是基础，但却十分有见地” (very elementary but very wise)，罗素称它为“绝对的大手笔” (absolutely masterly)。

1911—1912年间怀氏教学任务繁重，依学院规定讲授以下课程：大一的动力学、流体静力学，大二的潜力和引力理论、高级静力学、高级粒子动力学。此外，他还要讲授天文学基础。繁重的教学任务使他不能潜心来读《数学原理》的校样。在一封给罗素的信中他抱怨道：“每天我都以为我会抽出些时间来，但是这该死的天文学（它本身是相当有趣的）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

此后怀氏曾竞争实用数学及动力学系主任，未遂，无奈转而接受几何高级讲师一职。1914年7月怀氏辞去大学学院几何高级讲师一职，9月受聘于帝国学院，任实用数学教授。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海一家人可谓十分投入。他本人曾向皇家学会提交一份论文，讲述如何使用一种图表以便更快计算高射炮射程；他的妻子和女儿参加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他的大儿子诺思 (North) 1915年负伤返回英国，后到非洲服役；在皇家飞行大队服役的小儿子艾利克则战死于法国。怀特海接到小儿子战死的噩耗时，据说只是“怪异地凄然一笑” (a sickly smile)。他的妻子写信给罗素说：“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海与罗素的友谊出现裂痕。在怀氏一家积极参战的同时，罗素却多方奔走，组织了反战组织“拒服兵役委员会”，积极参与反战活动。1916年怀氏在一封回复罗素的信中说：“总的说来，拒服兵役的人是在逃避一种虽然痛苦但却明确的责任。”1918年7月4日他在给罗素的信中又说：“你很清楚，我认为你关于国家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责任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此前怀氏的妻子伊芙琳也写信给罗素，称“不管你现在如何看待我们，你仍旧是你，仍旧是我们看重的朋友……在很多方面仍旧是当年的那个小神童”。

他们之间的友谊得以维系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怀特海温文尔雅的性格，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之间在学术上多年来的心灵沟通。1918年1月3日罗素在《论坛报》发表社论，被指控为伤害英美两国关系而判刑六个月。经朋友多方努力，被囚于头等监房。罗素在监房读书写作，包括怀特海在内的朋友们时常去看望他。7月1日他给他哥哥 Frank 的信中说：“我发现怀特海的来访对我启迪甚多。”

战后怀特海声誉日隆，相继被选为伦敦大学科学院院长、伦敦大学理事会理事。1920—1924年间，他担任伦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总的说来，在伦敦期间，怀氏以三大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声誉：《关于自然知识原理的研究》（1919）、《自然的概念》（1920）、《相对论原理》（1922）。

1924年2月6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洛厄尔（Lawrence Lowell）写信给怀特海，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哲学教授一职，任期五年，年薪8000美元（当时是哈佛的最高薪金）。此事的来由还得从头说起。

20世纪的头十年是哈佛哲学系的黄金时代，在威廉·詹姆斯这位实用主义创始人的麾下聚集着这样一些人物：《善与恶》、《世界与个人》的作者罗伊斯（Josiah Royce）；毕业于哈佛，到柏林学习两年哲

学后又重返哈佛的西班牙哲学家桑塔亚那 (George Santayana)；德国出生，以其《实验心理文集》赢得詹姆斯称许的明斯特尔贝格 (Hugo Münsterberg)。但是詹姆斯 1907 年退休，并于 1910 年逝世，桑塔亚那于 1912 年去了欧洲并从此不归，罗伊斯和明斯特尔贝格又于 1916 年逝世，哈佛哲学系遂呈委靡之势。当时主持系务的伍兹 (J. H. Woods) 便欲广罗人才，以重振哲学系雄风。柏格森、罗素、杜威等都是他们欲延聘的对象。1920 年 3 月 10 日，伍兹写信给哈佛校长洛厄尔，提出聘怀特海为教授，主讲科学哲学。洛厄尔答道：“关于聘用怀特海一事，务须缓缓进行……尽量不作过多许愿。”1923 年，聘用怀特海一事再次被提出来。此次是由生物化学家劳伦斯·J·汉德森 (Lawrence J. Henderson) 向校长洛厄尔提出的。汉德森是“罗伊斯聚餐会”的成员。“罗伊斯聚餐会”是罗伊斯生前组织的一个借聚餐之机讨论科学哲学的小团体。汉德森在团体内曾借用柏格森的话这样评价过怀特海：他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优秀的哲学家。团体内的人都读过并喜欢怀特海的一些著作。他们一致强烈要求，哈佛应得到这样的人才。

得知这一消息的怀特海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此事）会给我一个可喜的机会，使我可以系统地发展我对逻辑、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以及一些半是哲理半是实际的学说（诸如教育）的观点。……我无意系统地指导学生对一些哲学家进行批判性研究。……我极愿以一种不那么正规的方法，用讲座的形式将积存在我心里的哲学观点表达出来。”哈佛哲学系主任伍兹的邀请函中明确许诺：“我们将竭尽全力使你不受干扰，以便你能发展你的思想。”

怀氏初到哈佛，对他即将面临的教学尚存疑虑。他自己的学说牵涉对欧洲传统学说的诸多批判，因为他对诸如柏拉图、笛卡儿、牛顿、休谟等人的学说已思考了几十年了（比如在他 1922 年发表于“亚里士

多德协会会议录”的《齐一性与偶然性》中便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及休谟学说的批判)。他自信对于笛卡儿和休谟的基本批判是正确的,但他的学说是否会得到普遍理解,尚是一个问题。据当时哲学系指派给他的助手拉菲尔·迪莫斯(Raphael Demos)事后回忆,他与怀特海首次见面时,怀氏即花了一个多小时对他解释自己的哲学,而他听后却大感茫然。

怀特海在哈佛的第一次演讲震惊了哈佛哲学圈。据当时哲学系的研究生詹姆斯·威尔金森·米勒(James Wilkinson Miller)回忆,怀氏一副19世纪的穿着,步入讲堂犹如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系主任简单介绍后,怀氏略为客气几句便开始了他的演讲。当时正是哈佛哲学系崇尚冷静分析的时代,言必称事实,言必称逻辑关系。人们期待于怀氏的是他的自然科学哲学(尤其是物理学)。谁知怀氏一开讲便是一大堆难解的形而上学概念,立即将听众抛入五里云雾之中。课后有人听见一位讲授符号逻辑学的青年教师亨利·谢弗尔(Henry Sheffer)嘟囔道:“纯粹的柏格森主义!”此话在当时的哈佛等于骂人。

尽管如此,哈佛哲学系却有兼容并包的传统,决不延聘与系内任何人有相同观点的人,来者必独具特色。所以虽有诸多议论,于怀氏倒也无损。

随着怀特海进入哈佛,哲学系逐渐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在这样的气候里,怀氏多年积存心中的哲学思想便从容涓涓流出(他不属于那种激情喷涌的哲人)。1924年3月18日哈佛校长洛厄尔邀请怀氏在波士顿的罗威尔学院作一由八讲组成的系列讲座,题目由他自定。怀特海初定的题目是“自然哲学三百年史”,后改为“科学与近代世界”。

1932年9月怀氏在《观念的冒险》一书的序言中将《科学与近代世界》与《过程与实在》、《观念的冒险》合称,云:“每本著作都可分

开来读，但是它们之间则是相互补充、相互生发的。”这三本著作“都力图要表达一种理解事物性质的方式，都力图要指出那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对人类经验种种变化的研究从而得到阐释的”。

尽管如此，《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在怀氏哲学思想演化史中却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主要是他的新自然哲学观的系统表现。比如，先前在《关于自然知识原理的研究》中，怀氏强调过自然的基本特点就是它的“流动性”（passage）或称“创造性进展”（creative advance）。在1924年8月为该书第二版写的注释2中，怀氏说：“过程（process）而不是扩展，才是自然的基本特点，当时我头脑中并未牢固树立这一正确学说。”在罗威尔讲座中，“创造性进展”被进一步阐述为“实现的潜在活动”的结果。

在前期的著作中怀氏有意回避提到“价值”，无论是道德价值或审美价值。正如他在《自然的概念》一书中所说：“自然的价值也许是解释存在的形而上学合生的关键，但这一合生正是我无意去研究的。”但后来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他说道：“‘价值’便是我用来表示一个事件的固有实在的词。”

在怀氏的新自然哲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概念，即“永恒客体”（eternal object）。他认为，存在着一个由“永恒客体”组成的无限王国，像颜色、形状、形式以及一个事件可表现出的特点都可被看成是永恒客体。他不用“共相”（universal）而用“永恒客体”一语，因为在漫长的哲学史中，“共相”一语具有了一些附加的假定。在《科学与近代世界》尚未问世的罗威尔讲座时期，怀氏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prehension”，学术界往往把它译为“把握/摄入”。照怀氏自己的解释，所谓把握/摄入，就是一种“领悟”，一种“非认识论意义上的领悟”（uncognitive apprehension）。

总之，《科学与近代世界》有两大主题：一，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

二，怀氏的新自然观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此新自然观所需的新形而上学理论。

1927年1月29日怀特海接到邀请函，到爱丁堡大学主持1927—1928年学术年度的吉佛特讲座（Gifford Lectures）。该讲座1885年由亚当·吉佛特勋爵（Lord Adam Gifford）设立于苏格兰四所老牌大学。他最初规定的主题是“自然神学”，却并不拘泥于宗教的范围。吉佛特讲座主讲是当时英语世界中的最高荣誉（1929年吉佛特讲座的主讲者是杜威，他讲的题目是“追求明确”）。

怀氏于1927年2月27日接受邀请，在接受邀请的复函中他写道：“……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将积存于心中的诸形而上学观念系统地阐述出来。……至于题目，我倾向于使用‘机体的概念’。”

这一讲座的内容后来就成了他的皇皇巨著《过程与实在》。

《过程与实在》是哲学史上的丰碑，它是怀特海形而上学思想最有系统的表述。在该书序言中怀氏说：“思辨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构建一个首尾一致的、合乎逻辑且又必要的一般观念的体系，依据这一体系，我们经验中的每一成分都可得到解释。”该书正是怀特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作的努力。

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表现为一个多元论者，他否认在终极的意义上只存在一个本体。在怀氏的多元宇宙中，其中的成员都是相互联系的。怀氏批判传统的一元论者，说他们没有坚持“世间万物是独立于他物的”这一原则，因为他们认为永恒的存在是不依赖暂存的存在。照怀氏看来，独立的存在是一桩神话，无论是上帝或是牛顿物理学中的物质粒子，都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存在的单位是“一个实际实体”，或称“实际事态”（actual occasion），它的个体性表现为它与早些时候的事态的合生，或它对永恒客体的选择。当合生完成时，该事态便成为宇宙间无数事实（facts）中的一部分，新的事态

又会从中生出。形成后的实际实体不再是一个主体，因而在此意义上“消亡”了。它成了一个既不是主体又不是客体的“超体”(superject)，它是将来一切主体的一个客体。

总之，所谓“实在”便是在创造性的推动下永远生成着的这种实际事态，所谓“过程”，便是生灭不已的这种“进展”(progress)。

作为怀特海晚年哲学“三部曲”之一的《观念的冒险》则包含了一部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史。该书既进一步阐发了他此前的一些观点，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怀氏曾提到过：“人类的各种活动……表现了不同的宇宙观”，一种从科学中发展出的宇宙观几乎达到垄断的地位；“哲学的功用是缓慢的。思想往往要潜伏好几个世纪，然后人类几乎是突然间发现它们已在习惯中体现出来了”。自《符号的意义及效果》(1927)起，怀氏便开始研究人类借以说明其行为和社会风俗习惯的语言。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观念的冒险》一书中得到更清楚、更强调的表达。

怀氏在该书中表达的精辟见解则不胜枚举。姑举两例：

1. 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怀氏批判了“纯历史”的观点。所谓“纯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在描述过去时，要依赖自己的判断来判别诸如是什么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价值这类问题。”所以，即便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样知名的历史著作，讲述的也是一个双重的故事。它既讲述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又反映了吉本那个时代的种种普遍观念。走笔至此，我突然想起怀氏在《过程与实在》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要扩大一下古人的‘无人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的学说：无一思考者能两次思考（同一物）。更广义地说，无一主体能两次经验（同一物）。"^①如果说古人的学说强调的是客体的流变性，那么怀氏还强调了

^① 《过程与实在》，怀氏夫人重订版，P. 34。

主体的流变性。

2. 历史的发展是两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人类有意怀抱的理想，诸如基督教、民主等；二是所谓无情感的作用（senseless agencies），比如蛮族对罗马帝国的侵犯。无情感作用在历史上表现为对人的征服，理想的力量则化为了说服。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征服到说服的历史。

其余如关于自然规律的讨论、对美的定义、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等等，都可谓是精彩纷呈，启人良多。读者可自咀嚼含玩，不必理会译者的饶舌。

目前国内研究怀特海的专著尚不多，除了英文参考资料外，译者主要参考了贺麟先生关于怀特海的两篇文章（见于他的《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以及复旦大学陈奎德先生的《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译书整个过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述！尽管如此，粗疏不当之处一定不少，如有幸得到学界师友的指教，则不胜感激之至！

周邦宪

2000年6月30日于四川新都

目 录

修订译本序·····	1
中译者序·····	3
前 言·····	1
第一部分 社会学的观念·····	5
第一章 导 言·····	7
第二章 人的灵魂·····	14
第三章 人道主义的理想·····	32
第四章 自由面面观·····	50
第五章 从征服到说服·····	78
第六章 预 察·····	96
后 记·····	109
第二部分 宇宙论的观念·····	111
第七章 宇宙论的观念·····	113
第八章 诸种宇宙论·····	130
第九章 科学与哲学·····	153
第十章 新的改革·····	174

第三部分 哲学的观念..... 189

第十一章 客体与主体 191

第十二章 过去 现在 将来 210

第十三章 事态的组合 220

第十四章 现象与实在 229

第十五章 哲学的方法 241

第四部分 文明..... 263

第十六章 真 265

第十七章 美 278

第十八章 真与美 292

第十九章 冒 险 301

第二十章 平 和 313

专有名词索引（文中页码为原书页码） 327

术语索引（文中页码为原书页码） 336